

南康縣志

卷十一

藝文

南康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

重整先農廟記

俞 蘇

西華山南康城西一古刹耳

聖朝雍正三年乙巳勅天下郡邑徧立先農廟以春三月吉

致祭重農祈穀於禮爲隆時邑宰金有福奉文營建卜地於西華山爲先農廟廟前砌石爲壇以陳牲帛復置籍田四畝九分於廟東近郊每歲季春奉部頒日率僚屬躬履籍畝秉耒九推春播秋穫以奉祀事迨歲月越紀風雨漂搖廟貌漸欹雖虔奉時若恐不足以妥神靈也乾隆甲子子粵西鄧公蘭

簡治南康修舉廢墜旣建旭升書院以造士戊辰復捐俸葺

先農廟整頓其棖題丹堊其堂構垣墉四周闢門東向以迎生氣厥制備矣更于廟旁設亭兩楹顏曰潔齊相見旨哉潔齊以事神則神斯歆潔齊以事上則上斯獲潔齊以迎

詔書則道旁咫尺直達

九重而誠無不格曰祀曰食曰賓入政於此振舉其三矣乃其不違眾志仍三官堂於側者蓋廟不可無常守藉此堂以宿方外之侶洒掃啟閉日月引長非若前之兀爾一剎聊供遊人閒步也侯之竭誠盡慎不逐彈指一過與斯廟而俱永也有以夫

高陂橋記

知縣葛澹

浙江人

利在一時者難於永久利在永久者難於一時理勢然

也康邑縣治之東北四十餘里有高陂橋爲南贛通衢
其地低窪當山水驟發衆流奔會濁浪排空非舟筏可
渡而橋設焉向以木爲之水逝而木不支每一二稔旋
圯所謂利在一時者難以永久也余蒞三載相地勢計
久長非易木爲石不可然而其工巨其用繁慮費無所
出則又利在永久者難以一時矣生員張士傑孝義傳
家其父廷鸞曾於贛之大壩壠獨捐千金造石橋今生
聞余論欣然曰桑梓之地宜繼父志亦捐千金以成之
計石墩七座高二丈一尺兩壩擺水五丈於某月日興
工某月日告竣而永久之利遂成於一時有三善焉濟
行人一也繼世美二也風好善三也余故樂爲之記

王霖須傳

邑諸生王煦字霖須世居城東蘇步坊高祖郊號雲麓
以明經貢禮部授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主簿意頗鬱鬱
旋托疾拂袖歸里杜門謝客日取漢唐魏名家詩暨古
法帖展玩自怡意有所至或發爲五七詩歌以舒幽抑
其後世有達人白鶴池故田氏園林時有白鶴棲鳴其
間傳稱蘇文忠公南遷過此曾爲之賦詩也地土清淨
氣象秀美煦居此數世矣逮至煦復蒔花卉濬池沼植
竹樹凡夫風雨之朝雪月之夕莫不可歌可詠無一點
浮囂塵雜之氣隘人心目自郊至煦累世所積書冊史
籍卷軸林立煦尤肆力其中每周覽古史至孝子悌弟
所爲真摯婉曲之文與夫仁人義士所爲慷慨利濟之
事輒欣然神往擊節三嘆賞之蓋天性獨至投之類已

之物而適合也煦嗜好澹泊性情超遠能造於微作爲
文章意有所至攄空而出瀾漫綿亘人但得其一片希
微淡漠之機恍忽如見如霧夕芙蓉光豔隱現筆痕墨
跡欲幾於化初族叔祖菊佳先生性奇宕豪邁不以俗
情自羈長爲詩古文詞每酒酣後興會軒舉擊節長吟
甚至科頭箕踞白眼看人或爲詩歌序記好爲春秋臧
否不肯少阿人意邁難之後終歲不出其自叙曰杜門
謝客雖鄰密如林與遠谷深村無異見人面目惟恐避
之不遠數年中情況殊惡時如傷弓鳥飛則急藏時如
枯魚作書教慎出入時如深山道士行出市上人與一
鉢滿腹烟火氣經日始化時如老樹飽霜忽回雪裏之
春風日遇之而生光其青溟浩蕩獨標風概獨領新異

如此及閱煦窻藝至目之爲寒山片石甚而明月三更
深憶其文煦之爲煦可知也已其他物躬制行詳見前
太守游公孝友記及人物志煦子聘颯爽豪邁倜儻不
羈嘗以文章納款予於公餘之暇對之豁如其來也
有自因出菊佳先生文集數卷予反覆閱之放浪縱恣
自異於人世囂塵之外併得其所以與煦往來者聘又
以其父煦所爲文章與其行義分晰具陳予是以知之
悉而得之詳也是爲傳

朱節婦傳

太學生朱高蘭將以其祖母陳氏之節行求表彰於世
先陳其本末於余俾得悉而誌之按節婦君甫之女年
十六歸加貴年二十九而加貴卒遺孤甫一歲節婦痛

絕復甦者屢姑料其必以身殉因泣謂曰門戶豈弱堂
思絕無可依賴者倘汝死吾且老不能撫此呱呱之孤
奈何節婦泣然出涕曰爲此耳且有姑存夫未亡與共
事之夫旣亡惟未亡人獨任之吾誠欲一死顧安所置
堂上姑與懷中孤乎聞者嘆息鍵戶自守日烹子而啼
對姑而止藉續紉以佐朝夕饗殯人咸爲節婦攢眉追
孤旣長受室生孫數十年苦雨淒風或者稍藉含飴得
安於心矣乃娛樂未幾而暮景又復堪憐孤受室數年
而死念三弱媳七齡幼孫再世孤寡真大難爲節婦地
也雖壽登八一而終然節之苦莫此甚矣嗚呼天之於
節婦何其酷耶失所天而撫子喪其子而又撫孫撫子
有腸欲斷撫孫無腸可斷天於節婦何其酷耶

國家新例婦人守節奇特者旌之夫奇特必以苦見今節婦莫踰其苦其爲奇特可知則得邀旌也必矣余方上其事於

朝因詳其節概書之以告世之健於文者

王節婦傳

節婦王氏者國學生王永元妻也永元本宋湯玉巖先生裔以甥繼舅因亦王姓姓同而實異永元家素封氏十八歲于歸克盡婦道二十一歲生子宜貴越二年去歿氏哀慟幾絕一切租稅出納俱置不問蓬蒿麻衣女工自給云抱心疾足不出內戶數年宜貴漸長令就外傳早晚親課之熒熒孤寡吟誦之聲與機杼相和也又十數年宜貴成立補博士弟子員善理家計復得充裕

氏志稍慰心疾亦愈更撫字其孫年古稀而歿嗚呼末
俗之敝鮮不重財利輕禮義間有能知禮義者亦孰肯
棄財利卒之因財利而不能全其禮義者正復不少矣
而氏獨擯棄所有甘心茹蘖者數十載終教子以成名
克復家業此其矢志何堅而識慮何遠大也則其所謂
抱疾而不出內戶者其用意亦至深且苦矣乾隆十四
年余蒞茲邑廉得其苦節而與夫同姓難邀旌典雖然
格于例準以情苦節不可沒附人誌也可

賴節婦姚氏傳

太學生賴恒堯少而醅謹不減古石氏諸子風時接之
邑紳士中其容止溫恭語言率樸竊謂堪爲溫厚家子
弟矜式抑心儀其父兄之教先焉及詢之堯不幸而孤

其父占魁蓋早年逝也以長以教咸母力因述其母之節概俾得悉而採之占魁逝時家擁臧獲甚夥節婦隨遣之惟留一二老僕者於家侍諸孤終年不少假外出日就傅塾學夜則引之就篝燈自勤績紡以佐讀讀稍涉倦輒易以書法習之其教之勿使諸孤荒於嬉而毀於隨類此至其事堂上姑則尤有足多者姑五十時積病踰六十醫屢易不效節婦憂危無計忽一日瞿然曰醫不一手藥不一進倘爲庸手所誤奈何遂徹醫勿復以藥進惟諸姑食性雞豚酒漿之具隨姑意所欣無缺以養之且姑意常有所欲周者因節省其家侈費蓄所有餘頻贍之輒無倦色如是者亦有年卽姑亦幾忘其病之何以已也而節婦則事之如故甚矣節婦之賢也

爲之孤防微杜漸何習之能染爲之姑體和志適何疾
之不瘳噫足以風矣余方事於誌乘而謀所以新之於
一邑振風扶教之事常恐不及訪焉詎節婦之勤勤懇
懇於孤與姑之間者耳而目之而尙不表而出之哉節
婦姓姚氏賴邑歲薦任廬陵學訓陞廣東瓊州總學正
紹崇公之長女年十六適邑太學生賴占魁生三子伯
卽恆茺仲恆蓮叔恆藩年三十而占魁亡其矢志冰操
已歷年所邀

旌蓋有待云

重建旭山關帝廟序

訓導王元

我

朝祀典之設惟

聖帝與

先師並隆而其廟貌之巍峩亦與並燦誠以忠義協於人心
皆足以扶植綱常維持世道歷千古而弗替按邑乘南
康故無廟自明末有莽將軍者始建廟於旭山之闕

國朝邑侯閔公諱英琮鄧公諱蘭復重葺之規模始備邑
之禱祀者咸趨焉越乾隆丙戌燬於火後之官斯土者
因擇其旁之小廟懸像以祀焉拜跪趨蹌舉步促狹見
者每不能無遺憾云洎壬辰歲有晉陵馮公諱傑來撫
是邑甫下車謁廟見頽垣敗瓦心惻焉爰捐俸金爲之
倡而邑人士之樂輸者鱗集磨至應如桴鼓不期月而
廟成計寢殿三間正殿一間殿之前有臺一座爲春秋
演樂之所巍乎煥哉大觀在望矣予嘗謂凡事易於圖

終難於謀始向非我公以興復爲已任將春秋兩祀體
統不尊而

聖帝在天之靈亦未必於我乎陟降矣今而後予爲邑人慶
且喜我公之作爲不憚於謀始足爲有位者風也於是
乎書

節母郭氏傳

唐賡陶

婦或以節傳或以烈傳周母郭氏兼之郭性慈柔而質
樸歸周生仲庸甫三日擯去粧飾曰吾安吾素耳生好
讀書旦暮不少輟郭鍼紵以伴時出其簪珥壯生應試
行色病不廢業郭時其食飲藥餌者三年不懈生二子
長五歲次方晬病革持而泣語其兄冕曰此藐諸孤惟
兄是託吾於婦郭非不諒之有素其若年少何郭聞之

引刀截腕血淋淋與淚交下嗟乎割鼻於梁有高截耳
於廣陵有范不圖於蓉江而復有郭也烈哉及夫歿時
年二十有八哭踊慘切而手加楚決意相從於九原諸
婦以膝下二孤北堂垂白諭之郭權所重而節哀自存
手腕痊於七年後猶卷然握髮不自如且抱且攜且進
養於姑皆一手之烈家事付伯氏不問惟一婢相隨資
其汲澣耳餘則身其勞無難色足不履外庭族有宴會
概不與二子旣婚伯氏倦勤清其貲田使自理郭課督
如初時出夫遺書示曰汝忘汝父之賁志以逃乎故其
子一珂一理兢兢樹立不墜家聲夫詩三百篇特載柏
舟昭其節也顧之矩靡他不聞其蹈白刃郭之截腕不
愈難乎思凡古今節義皆一真性所爲當其發之最真

幾不欲有其生雖傷肌膚不知其爲痛苦今郭氏所爲
與曹令女截鼻割耳正異事而同性固非有所低昂彼
此也余過雙江耳其節烈謂是風雷可感鬼神可泣將
必有上其事於

朝其膺

旌典無疑也遂走筆而爲之傳

賴偉貞傳

陳之蘭

公諱建柏字偉貞郡廩生賴尙珠子也五歲而孤節母
郭孺人撫之以長家素饒財之所在眾之所覲門內外
貪夫逐逐睥睨晚寡母孤兒困宅是可取而代也四面皆
敵使他人當此至則靡耳公才足馭變處多事如無事
不動聲色而內憂靖外侮急旣壯性益豪邁不羈不屑

與腐儒瑣瑣爭行數墨間往往遊於朱家郭解之徒義
重於泰山利輕於鴻毛劉毅一擲百萬錢陳子昂碎千
金之琴於市今甘與公而三矣甲申歲大饑請於節母
曰人皆饑而我獨飽兒食不能下咽母其哀多益寡乎
母曰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是吾志也乃施粥
數月所活幾數萬人又出粟三百石假貸鄉黨不取子
錢或力不能償則焚其券既償之粟仍給與或友之貧
者非是母不有是子非是子豈能彰是母哉迨服闋子
道畢矣乃去走京華買舟下彭蠡周覽名山川故跡兩
載而後歸歸則邑侯申毓來方修學宮患崇聖祠尊經
閣基隘無可措手謀於公公曰左邊地八九丈柏家物
也願以助申公賢之乾隆四年邑侯李配仁復修學學